

西夏文《大藏经》“帙号”与勒尼语《千字文》*

孙伯君

内容摘要:存世西夏文佛经也像汉文“大藏经”一样,在卷首标有《千字文》帙号,内容主题是对祖先开疆拓土、所建功业的颂赞。这些《千字文》帙号用字似乎并不是记录存世西夏文献所常见的“黑头”所说的党项语,而是用西夏历史上“赤面”曾使用的“勒尼语”词语创作的。此前,关于西夏时期是否编定了完整的西夏文《大藏经》问题,学界向有争议。而透过黑水城出土很多佛经都带有帙号这一事实,以及梳理与桓宗母亲罗太后相关的佛经发愿文,可以发现西夏汉文佛经的翻译从景宗元昊开始,在崇宗天祐民安元年(1090)完成主体之后,历经仁宗(1139-1193年在位)、桓宗(1193-1206年在位)两朝的补译和校正,到桓宗末年(1206)前后在罗太后的主持下,整部西夏文《大藏经》得以编订完成。

关键词:西夏文 《大藏经》 帙号 勒尼语 西夏学

中原统一编集的汉文“大藏经”在每十卷经书的题目下面都标有一个“帙号”,这些帙号往往来自《千字文》,如玄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600卷,共有60帙,帙号作“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馀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果珍李柰”。

与中原做法一样,编入《大藏经》的西夏佛经卷首经题下一般也有帙号,有的使用某一部佛经的西夏文译名,有的则使用西夏人自己编的《千字文》。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夏文学文献的汇集、整理与研究”(17ZDA264)阶段性成果。

𣎵 sjwɨj¹ 𣎵 · jar² 𣎵 · we¹ 𣎵 lju²。[晴日晨眠^①。]

除了上述大部头的佛经有成套的帙号外,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单本佛经还出现了以下帙号^②:

佛经名称和卷次	俄藏编号	帙号	施印时间
《佛说长阿含经》卷十二	инв. № 150	“𣎵 tšho ¹ ”(有)	桓宗(1193 - 1206 年在位)皇太后罗氏施印
《佛说宝雨经》卷十	инв. № 87	“𣎵 dzjɨ ¹ ”(卜)	桓宗(1193 - 1206 年在位)皇太后罗氏施印
《文殊师利咒藏中校量数珠功德经》和《百千印陀罗尼经》	инв. № 6064	“𣎵 rjɨ ² ”(谋)	
《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	инв. № 69	“𣎵 khjwɨ ¹ ”(魁)	
《七佛所说神咒经》卷四	инв. № 2243	“𣎵 khjwɨ ¹ ”(魁)	兰山智昭国师沙门德慧奉敕译
《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九	инв. № 5133	“𣎵 · we ¹ ”(禽)	
《瑜伽师地论》卷八十八	инв. № 901	“𣎵 njɨr ¹ ”(土)	
《大庄严论》卷一	инв. № 91	“𣎵 kie ¹ ”(戒)	
《佛说瞻婆比丘经》	инв. № 42	“𣎵 lji”(西)	
《佛说斋经》	инв. № 4446	“𣎵 phu ² ”(茂)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六	инв. № 718	“𣎵 tsha ² ”(智)	
《根本说一切有部目得迦》卷十	инв. № 357	“𣎵 wer ¹ ”(威)	
《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十	инв. № 717	“𣎵 yjiw ² ”(玉)	

①据克恰诺夫《西夏佛典目录》,《大般涅槃经》不同的抄本很多,共计一百五十余个编号,各个编号所用帙号有时也不甚统一,如“𣎵 lju²”字在 инв. № 6331 的卷三十一中写作通假字“𣎵 lju²”。

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2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续表)

佛经名称和卷次	俄藏编号	帙号	施印时间
《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四	инв. № 358	“𑖦𑖦 gji ² ”(野)	
《十二缘生祥瑞经》	инв. № 7166	“𑖦𑖦 yie ² ”(声)	
《佛说诸佛经》	инв. № 359	“𑖦𑖦 · jji ¹ ”(之)	
《妙法圣念处经》	инв. № 5068	“𑖦𑖦 njwi ² ”(能)	

国图藏灵武出土元代编印的《河西藏》也有帙号,但因其除了《大方广佛华严经》相对完整外,多数只存零篇,帙号无法连贯起来。如《悲华经》卷九有帙号“𑖦𑖦 tśji¹”(岁),《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五有帙号“𑖦𑖦 yjiw²”(玉),《经律异相》卷十五帙号“𑖦𑖦 · wji¹”(为),《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有帙号“𑖦𑖦 njjr¹”(土),《金刚萨埵说频那夜迦天成就仪轨经》卷二有帙号“𑖦𑖦 kjur²”(志),《不空绢索神变真言经》卷十八有帙号“𑖦𑖦 dziə²”(轮)^①。国图藏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上)的裱褙衬纸中也有三种佛经保留了帙号,《菩萨地持经》卷九有西夏文帙号“𑖦𑖦 mə²”(种),《大智度论》卷四有帙号“𑖦𑖦 pha¹”(别),《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71 有帙号“𑖦𑖦 njj²”(山)等^②。

此外,瑞典藏元刊《河西藏》现存 6 部佛经,其中《佛说月光菩萨经》卷首存有“大白高国新译三藏圣教序”,该经与《佛说了义般若波罗蜜多经》《圣无能胜金刚火陀罗尼经》《毘俱胝菩萨一百八名经》《佛说菩萨修行经》共用帙号“𑖦𑖦 low²”(初),《大方等无想经》卷六帙号是“𑖦𑖦 mej¹”(没,族姓)^③。

从《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所用帙号“𑖦𑖦 yjiw²”(玉)和《大方广佛华严经》所用帙号“𑖦𑖦 njj²”(山),以及元刊《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与黑水城出土《瑜伽师地论》卷八十八帙号“𑖦𑖦 njjr¹”(土)相同来看,元代《河西藏》的帙号与西夏时期所用帙号一脉相承。

二

上述帙号最为完整的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与汉文《千字文》对照,西

①孙伯君:《元代〈河西藏〉编刊资料补正》,《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第5期,第55-80页。

②三种佛经分别刊布于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6册“北京编·国家图书馆藏卷”,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82-284、285-288、294-316页。

③西田龙雄:《元刊西夏文大藏经》,《西夏文华严经》Ⅱ,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1976年,第3-12页。

夏文《千字文》也是从开天辟地说起,很像是仿汉文《千字文》而创作的。卡坦斯基认为它表述了西夏人对宇宙起源的传说,其中的“圣宫聚集”像是印度神话中关于须弥山的传说,而“鸟产卵蛋”的传说接近于中国神话的盘古时期^①;Yulia Mylnikova 和彭向前则进一步认为这些帙号构成了一篇西夏人原创的卵生神话故事,反映了党项羌族的宇宙观^②。综合来看,我们认为西夏文《千字文》的主题是对祖先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颂赞。

不过,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帙号所用西夏字颇为特别,似乎并不是记录存世西夏文献所常见的“黑头”(“𐵄𐵆” γu^1-nja^1)所说的“番语”(𐵇𐵈 mji^2-qwu^1),即我们熟知的党项语,而是历史上“赤面”(𐵄𐵆)曾使用的语言。关于这种语言,聂鸿音先生曾根据与之对应的民族称谓“𐵄𐵆”(𐵇𐵈 $ljwij^1-dzji^1$),称其为“勒尼语”,并根据这一称谓与勒尼语“𐵄𐵆”(𐵇𐵈 $ljwij^1-dzji^2$,赤面)音近,认为“勒尼”隐含的意义是“赤面”^③。党项语与勒尼语的区别是西田龙雄首先注意到的,他通过比较研究指出,党项语词通用于各种类型的文献,其形式与彝语支语言类似,而勒尼语则大多与彝语支语言不同^④。现存西夏文献中用“勒尼语”写成的大多是文学作品,目前仅见于《大诗》《月月乐诗》《格言诗》《圣立义海》等少数著作中的部分段落或句子。下面是参考西田龙雄和聂鸿音先生的研究,根据《月月乐诗》的记载摘录的两种语言的对应词语:

汉义	党项语	勒尼语	汉义	党项语	勒尼语
日	𐵄𐵆 nji^2	𐵄𐵆 tji^1	指(展)	𐵄𐵆 jir^2	𐵄𐵆 $sjwa^1$
月	𐵄𐵆 $lhji^2$	𐵄𐵆 ka^1	面	𐵄𐵆 $njir^2$	𐵄𐵆 $lhjwi^1$
岁	𐵄𐵆 $kjiw^1$	𐵄𐵆 $tsji^1$	赤	𐵄𐵆 nji^1	𐵄𐵆 $sjwi^2$
水	𐵄𐵆 zji^2	𐵄𐵆 nji^1	白	𐵄𐵆 $phiow^1$	𐵄𐵆 lew^2
地	𐵄𐵆 lji^2	𐵄𐵆 $tser^1$	黑	𐵄𐵆 nja^1	𐵄𐵆 mur^1
国	𐵄𐵆 $lhji$	𐵄𐵆 low^2	光	𐵄𐵆 be^2	𐵄𐵆 lji^2

①卡坦斯基著,王克孝、景永时译:《西夏书籍业》,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0-41页。

②Mylnikova, Yulia, 彭向前:《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函号补释》,《西夏学》第10辑,第90-93页。

③聂鸿音:《一文双语:西夏文字的性质》,《宁夏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170-175页。

④西田龙雄:《西夏语〈月月乐诗〉の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1986(25),第1-116页。

80

此前,关于西夏时期是否编定了完整的西夏文《大藏经》问题,学界向有争议。写于元皇庆元年(1312)的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卷尾发愿文明确记述了西夏时期佛经翻译的数量、组织过程和校经情况。译经始于西夏开国的戊寅年间(1038),到天祐民安元年(1090),经景宗元昊(1038-1048在位)、毅宗谅祚(1048-1067在位)、惠宗秉常(1067-1086在位)、崇宗乾顺(1086-1139在位)四朝皇帝,历53年,共翻译佛经362帙,812部,3579卷。后来,护城帝仁宗(1139-1193年在位)时期又命与南北经重校:

汉地熙宁年间,夏国风帝^①兴法建礼维新。戊寅年间,令国师白法信并后承道年臣智光等先后三十二人为头,译为番文。民安元年,五十三载之内,先后大小三乘半满教及忤传^②之外,为之三百六十二帙,八百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后奉护城帝诏,与南北经重校,令盛国内。^③

西夏仁宗皇帝校经和译经的情况还可以从存世文本的对比中加以了解,西田龙雄最早在梳理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诸多译本后,发现两部佛经均有初译本和校译本的区别,并通过对照,注意到校译本的校订重点在音译用字上面^④。目前所知,仁宗时期的新译本既包括汉文本,也包括西夏文本。现存注明年代最早的新译汉文本是天盛元年(1149)施印的《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和《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合刊本,署“诠教法师番汉三学院兼偏袒提点嚧卧耶沙门鲜卑宝源奉敕译”。

①风帝,当是“风角城皇帝”的简称,指创制西夏文的西夏开国皇帝景宗元昊。西夏陵出土残碑中曾出现“𐽄𐽅” (风角),西夏文《妙法莲花经序》有:“其后,风角城皇帝,使用本国语言,起行蕃礼,制造文字,翻译经典,武英特出,功业殊妙,为民造福,莫可比拟。”据此,李范文先生曾断定“风角城皇帝”是指景宗元昊(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2-13页)。按,西藏用“me(火)”、“bden bral(离帝,罗刹之异名)”、“dbang ldan,(有主,即大自在天)”、“rlung(风)”分别代指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西夏文《菩提心及常作法事》(ИHB. № 6510)分别直译作“𐽄(火)”、“𐽅(离帝)”、“𐽆(有主)”、“𐽇(风)”,西夏国正处西北,故自称“风隅”,即“风角”。

②忤传,西夏文作“𐽈𐽉” (tshjwā¹-tshjow¹),史金波先生曾译作“传中”,此处译作“忤传”,指忤法和后人为佛经所作注释。

③该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图版见《中国藏西夏文文献》第6册,第56-59页。译文参考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原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收入《史金波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312-331页。略有改动。

④西田龙雄:《西夏语研究与法华经》(I)(II),《东洋学术研究》第44卷第1、2号,2004年,第236-208、216-192页[倒排]。

此外存有夏、汉两种文本对照的还有《持诵圣佛母般若多心经要门》(1167年)、《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1184年)、《圣大乘胜意菩萨经》(1184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1189年)等等^①。

从《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还可知道,尽管西夏从建国即开始组织翻译汉文佛经,但一直到西夏仁宗时期,并没有完成整部汉文《大藏经》的翻译,其中佛经中的“忏传”,或“经解、注疏”等并未及翻译,基于这种情况,仁宗才开始进行补译和校译工作。俄藏西夏天庆元年(1194)太后罗氏印施西夏文《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ИНВ. № 683)卷尾校译跋,详述了仁宗皇后、桓宗母亲罗太后发愿组织翻译“注疏”类经典和重新校经的情况,曰:

此前传行之经,其间微有参差讹误衍脱,故天庆甲寅年中皇太后发愿,恭请演义法师并提点智能,共番汉学人等,与汉本注疏并南北经重行校正,镂版散施诸人。后人得见此经,莫生疑惑,当依此而行。^②

西安市文物局藏西夏光定四年(1214)神宗遵项《金光明最胜王经发愿文》的叙述,也可补充说明仁宗之后译经和校经的情况:

今朕位居九五,密事纷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焚膏继晷,想柔远能迓之规;废寝忘餐,观国泰民安之事。尽己所能,治道纤毫毕至;顺应于物,佛力遍覆要津。是以见此经玄妙功德,虽发诚信大愿,而旧译经文或悖于圣情,或昧于语义,亦未译经解、注疏,故开译场,延请番汉法师、国师、禅师、译主,再合旧经,新译疏义,与汉本细细校讎,刊印传行,以求万世长存。^③

可知当时曾因前代“旧译经文或悖于圣情,或昧于语义”,且“未译经解、注疏”等情况,开设译场,延请番汉法师、国师、禅师、译主等一起,“再合旧经”,并“新译疏义”,与汉本细细校讎,刊印传行。

期间所开译场的组织架构在西夏光定六年(1216)刊定的《胜慧到彼岸要门慎教现前疏钞庄严论明偈》(ИНВ. № 5130)卷尾跋语中记载颇详,曰:

西天大巧健钵弥怛毗陀迦啰波啰讹译传,与比丘吉积执梵本勘定羌译,复大钵弥怛吉祥果名无死与兀路赞讹谋多智众师执梵本再勘正译。五明现生寺院讲经律论辩番羌语比丘李慧明、五台山知解三藏国师沙门杨智幢新译番文,出家功德司正禅师沙门宪智满证义,出家功德司正副使沙门没藏法净缀文,出家功德司承旨沙门尹智有执羌本校。御前校疏钞都大勾当中兴府签判华阳县司检校罔仁持,御前疏钞印活

①孙伯君:《西夏仁宗皇帝的校经实践》,《宁夏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第89-98页。

②聂鸿音:《〈仁王经〉的西夏译本》,《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第44-49页。

③译文见聂鸿音:《西夏佛经序跋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50页。

字都大勾当出家功德司承旨尹智有,御前疏钞印活字都大勾当工院正
罔忠敬。

光定丙子六年六月 日。^①

跋语中出现了“新译番文”、“证义”、“缀文”、“执羌本校”、“御前校疏钞都大勾当”、“御前疏钞印活字都大勾当”等职衔,说明当时这些经典是在皇家组织的一个真正的译场内进行翻译和校理的。

在校勘和补译佛经的过程中,仁宗皇后,桓宗母亲罗太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史载,罗太后于仁宗天盛十九年(1167)被立为皇后,上尊号为“章献钦慈皇后”,并曾于1206年废桓宗立襄宗(1206-1211年在位)为皇帝^②。现存桓宗时期的施经发愿文和题记大多是由罗太后具名的。此外,我们还见到了罗太后施经戳记。目前所知,带有罗太后施经戳记的佛经有两部:一是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刻本《佛说长阿含经》卷十二,经题下有帙号“𐽄 tshjo¹”(有)字,经折装,上下双栏,图版见《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4册^③;一是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写本《佛说宝雨经》卷十,经题下有帙号“𐽄 dzjij¹”(卜)字,经折装,上下双栏,图版见《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册,彩版五三^④。施经戳记的西夏文可译作“大白高国清信弟子皇太后罗氏新增写番大藏经一整藏,舍于天下庆报伽蓝寺经藏中,当为永远诵读供养”。

此外,天庆二年(1195)的汉文本《转女身经》也是罗太后具名敬施的,发愿文曰:“今皇太后罗氏,自惟生居末世,去圣时遥,宿植良因,幸逢真教。每思仁宗之厚德,仰凭法力以荐资。”^⑤类似的发愿文还出现在汉文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TK14)中,署“大夏乾祐二十年(1189)岁次己酉三月十五日,正宫皇后罗氏谨施”^⑥。天庆三年(1196)汉文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卷尾跋语有:“今皇太后罗氏,恊先帝之遐升,祈觉皇而冥荐。谨于大祥

①译文见聂鸿音:《俄藏5130号西夏文佛经题记研究》,《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第50-54页。略有改动。

②《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下》,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6页。

③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79页。

④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54页。

⑤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册,第224页。

⑥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册,彩页图版23。

之辰,所作福善,暨三年之中,通兴种种利益,俱列于后。”^①

罗太后施经戳记明确说“新增写番大藏经一整藏”,而且带有施经戳记的这两部佛经以及黑水城出土很多佛经都带有帙号,说明经过仁宗和桓宗两朝,在罗太后的主持下,到13世纪初,整部西夏文《大藏经》终于得以编订完成。

瑞典民族博物馆收藏的元刊西夏文《大白高国新译三藏圣教序》残本,原为夏桓宗皇帝御制^②,其中也谈及当时组织译经的情况,曰:

曩者风帝发起译经,后先白子经本不丰,未成御事,功德不具。仁□□□,不修净道,爱欲常为十恶,三解脱门□□。□源流水,世俗取用所需;善语如金,众生□□教导。居生死海,不欲出离,□爱欲□,□觉□□。治国因乎圣法,制人依于戒律,□□六波罗蜜,因发弘深大愿。同人异语,共地殊风,字□□□,依□为治。故教养民庶,御译真经,召集辩才,缀连珍宝。^③

同时,这一序言名为“大白高国新译三藏圣教序”,说明西夏文《大藏经》最终是在桓宗时期编定完成的。襄宗应天四年(1209)施经发愿文(инв. № 5423)还谈及“开读经文:番、西番、汉大藏经一百八藏,诸大部帙经并零杂经共二万五十六部”,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当时编订西夏文《大藏经》的工作已经完成。

由此,透过黑水城出土很多佛经都带有帙号这一情况,以及梳理与桓宗母亲罗太后相关的佛经发愿文,结合《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卷尾发愿文所述西夏早期译经的历史,可以发现,西夏汉文佛经的翻译从景宗元昊开始,在崇宗天祐民安元年(1090)完成主体之后,历经仁宗(1139-1193年在位)、桓宗(1193-1206年在位)两朝的补译和校正,到桓宗末年(1206)前后在罗太后的主持下终于编订完成了整部西夏文《大藏经》。

值得说明的是,完成西夏文《大藏经》之后,单本的佛经,尤其是藏文佛经的翻译和校正工作并没有停止。上述光定四年(1214)刊印的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尾施经发愿文,叙述了神宗(1211-1223年在位)时期校经和刊印疏钞的情况即说明了这一点。同时,目前见到的译自藏文的西夏文

①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72-373页。

②К. Б. Кепинг, “Тангутские ксилографы в Стокгольме”, Б. Александров сост., Ксения Кепинг: Последние статьи и документ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Омега, 2003, с. 61.

③译文见聂鸿音:《西夏佛经序跋译注》,第143页。略有改动。

佛经大多没有帙号,也多为西夏中晚期所翻译,说明西夏文《大藏经》可能只入藏了译自汉文的佛经和疏钞。

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卷尾发愿文还记载了西夏被蒙古所灭,“大夏成池,诸藏潮毁”,西夏后裔在元代重新编订《河西藏》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校经国师是一行慧觉(活跃于1270-1313年),他从至元七年(1270)开始“校有译无”,到1290年校理完毕,经历了二十馀年的时间。同时,我们在黑水城文献中还看到白云宗祖师清觉所撰《正行集》的西夏文译本,该汉文本是元代才刊入《普宁藏》的,可推知该本的翻译时间必定是在元代,可见,元代编订《河西藏》时还新译了一些西夏时期没有翻译的经典^①。元代《河西藏》是在白云宗的组织下于1293年开始刊雕的,成宗大德六年(1302)完成。而关于所刊《河西藏》的卷数,大德十年(1306)元刊《磻砂藏》本践字函《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管主八发愿文记载为3620馀卷,并曾刊印三十馀藏,广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②。可惜的是,无论是西夏时期还是元代刊行的几百部西夏文《大藏经》没有一部完整地保留到现在。

【作者简介】孙伯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西夏学。

①孙伯君:《西夏文〈正行集〉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1期,第87-94页。

②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291-292页。